

若有所思

小雪时节话育儿

□ 何思松

洛城小雪无寒风，万安深醉暖阳中。梅花暗动牡丹萌，不知阴沉阳气升。小雪时节的伊滨大地，晴空万里，暖阳高照，丝毫感觉不到初冬的料峭，寒风的刺骨，更难见到久盼的靡雪。垂柳青青，与夏时无异。微微泛黄的河草，还有浓浓的秋意。白鹭懒散地在伊河湿地寻觅着虫儿，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去考虑今冬的生计。三三两两的垂钓者，悠闲地撒着鱼钩，等待着满满的收获。

今年小雪时节，似乎与冬很远。而三十年前老家的冬天，小雪时节，已是万里冰封。小雪也是应景下的，和着呼啸的北方，从北国袭来，一路凋零，直达中原。记得那是一个周末，屋中炉火正旺，奶奶躺在床上，透过糊在窗上的塑料纸看着窗外洋洋洒洒的初雪，母亲就着炉火织毛衣，我趁着炉温写作业。虽然关了门，风还是不断灌进来，靠近火炉，仍然冻得瑟瑟发抖，母亲和我的手都冻裂了，满是伤口。我写累了，在炉火上烤几个花生，烤糊的自己吃了，捞出几个好的放在母亲的毛线筐里，母亲不舍得自己吃，最后还是留给我。我挑些最好的掰碎了喂奶奶，奶

至爱亲情

母亲的手擀面

□ 赵静玉

离家时间久了，常常想家，想远在家乡的母亲，想母亲做的家常饭菜。特别是母亲做的手擀面，那淡淡的面香总是在心间挥之不去，把我又带到了母亲的身边，往事也一点点浮现在眼前……

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母亲没钱给我们买什么好吃的，便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面食吃。面条、包子、馒头、烙饼……其中最拿手的就是手擀面——蒜面、捞面、汤面、蒸面。母亲还喜欢用菠菜汁儿和面擀面条，有一股菠菜的清香。我和哥哥都喜欢吃母亲做的手擀面，而且百吃不厌。

小时候，我每天中午放学回到家，最常看到的情

景就是母亲在厨房擀面条。每每此时，我总喜欢站在母亲身边，一边给母亲讲学校里有趣的事情，一边看母亲擀面条。

只见母亲，左手拿着擀面杖，用右手把面饼卷在擀面杖上，边转动边推，身体也跟着有节奏地一动一动。在母亲和我的聊天声中，手里的面饼也渐渐变得又薄又大。母亲一边把擀好的面饼折起来，一边问我：“吃宽的还是细的？”当我报出宽或细时，手起刀落，面饼在母亲的手中变成了或宽或窄的面条。我站在旁边，看得入了神，感觉像是在变魔术。

每次我生病时，胃口差，母亲总是给我做酸汤面

慢疏导，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，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。抱抱他，鼓励他，远胜于训斥起到的效果。正面教育的缺失源于父母焦虑，焦虑源于不自信，不自信源于无知，无知源于所谓的忙碌和高期望。有时候，夜深时看着孤灯下疲惫不堪的孩子，多少有些心疼，是不是我们太过于焦虑了，非要上 985 吗？非要出类拔萃吗？做一个他喜欢的蛋糕师不行吗？做一个汽车改造工人不行吗？生命的意义在于快乐的成长和生活。因为大人无法达到的目的而寄予孩子，是否有残忍和不道德呢？

至于孩子对父母的孝和亲，其实自己不用多说，对自己的父母（包括公公婆婆、岳父岳母）拿出对孩子一样的爱心去体贴，去行孝；对待自己的另一半像对待自己的领导一样，恭敬听从、理解包容，没有争吵，平心静气的商量，避免炸尸式吼叫。让孩子在有爱、幸福的环境里生活，孩子自然会懂事孝顺，有一群好同学、好朋友，有不错的成绩想不成功恐怕都难吧？

小雪过后大雪飘，携三九沐寒潮。习惯又嫌冬日少，不觉牡丹迎春笑。

吃，说这样的面条好消化。她把面条切得细细的，煮时放几棵青菜，再打个鸡蛋进去，鸡蛋搅得细细碎碎，都溶进了汤里。出锅前倒进事先用醋泡好的葱花和姜沫，再淋入几滴香油。好吃又营养，使我胃口大开……

伴着面香我和哥哥一天天长大，如今远离家乡，远离母亲。时时想起母亲做的手擀面，自己也尝试着做过几次，但总不是母亲做的味道。

每次给母亲打电话，母亲总是会问：“吃得习惯不？”知道母亲是担心我，回答：“一切都好！”放下电话，手擀面的香味又萦绕在鼻间，挥之不去……



连载

认真地年轻，优雅地老去

《杨绛传》^⑩

1、要是再来生，我还会选择来到这个家

都说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那么，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娉便是杨绛一生中最好的老师。

杨氏良好的家世家风，开明的教育风格，父母的言传身教，都对杨绛的为人处世，文学造诣，坚强人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杨氏是书香世家，生活在深厚文化底蕴家庭里的杨绛，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而父亲杨荫杭更是让杨绛的文学之路得到延伸发展的人。

杨绛从小喜欢文学，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，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子上，有时得爬梯到书橱顶层去拿也在所不辞。但如果杨绛长期不读，那本书就会不见了——这就等同于谴责。

杨荫杭这样顺其自然的育人方法，使杨绛培养了广泛的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。

后来，杨绛在东吴大学念书，面临着分科的艰难选择。

为选专业，杨绛颇为踌躇，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。

“我该学什么？”她问父亲。

杨荫杭回答：“没什么该不该，最喜欢什么，就学什么。”

杨绛心里不踏实：“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？我喜欢文学，就学文学？”

父亲开导她说：“喜欢就是自己性之所近，就是最相宜的。”

有了父亲这番话，杨绛内心释然，不顾老师

的劝导与惋惜，毅然选择了文科。

父亲“喜欢就是性之所近”的一番话，让杨绛深深地埋下了文学的种子。

如果说父亲杨荫杭是杨绛文学路上的航标，那么母亲唐须娉便是杨绛人生路上的航标，杨绛温婉的性格多半受了她的影响。

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，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“大小姐”，有佣人奴婢使唤，但她却从不指手画脚，盛气凌人，对谁都客客气气。从这点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。

杨绛的母亲唐须娉整天忙里忙外，好像没有空暇的时候，而两个姑母“太自私也太自大了，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”，对此唐须娉从不计较。遇到好东西吃，也给人家先吃，自己只象征性地吃一点。

父亲的言传，母亲的身教，都对小小的杨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这幸福开明的家庭中成长的杨绛，岂能不快活？

2、在最美的时间，遇见最好的人

如果说，杨绛是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，那么，钱钟书又何尝不是最德的夫，最才的男呢？

杨绛和钱钟书在最对的时间，遇到了最对的人，从此相依相随，永不分离。对于彼此而言，都是此生莫大的幸运。

在幽香袭人的清华园里，杨绛从古月堂的回眸一看，便遇见了走入她生命的那个男人钱钟书，从此拉开了两个人爱情的序幕。

“遇见你之前，我没有想过结婚；遇见你之后，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人。”这就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。

钱钟书形容初见时的杨绛，曾有诗云：

细眼余光忆见初，蔷薇新瓣浸醍醐。
不知皱儿时面，曾取红花和雪无。

而钱钟书留给杨绛的印象则是“蔚然而深秀”。

后来钱杨两人结为伉俪，可谓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珠联璧合。再后来两人的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便是爱情的最好证明了吧。

而钱杨两人的结合中最让人艳羡的地方便是志趣相投，都酷爱读书了吧。

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，他们享受着书籍带来的饕餮盛宴；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中，他们经常与书籍“串门儿”。

如此饱学终日，乐此不疲的样子，让人好生羡慕。

杨绛和钱钟书每每回到家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对坐读书，与青灯黄卷相伴，岂不快哉？

在这美好的空间里，钱杨两人时常开展读书竞赛，比谁读的书多。通常，他们两人所读的书籍不相上下，不过比赛过程让人心生惬意，读读写写，嘻嘻闹闹，时间从缝缝间悄然溜走，留下无数悠悠情趣，如何不羡慕世人？

两人从书中汲取营养，从现实中提取素材，把生活写意成诗，把亲身体验融入作品，把人生智慧流泻于指尖。

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，经得起风花雪月，耐得住柴米油盐，给世人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对于钱杨两人而言，最浪漫的事，不是陪你慢慢变老，而是陪你一起读书到老，创作到老。

灯下走笔

这里说的“六高”，指的是李村街东门外南边那所学校，她地处三面土崖环抱的凹地，只北面有出口，进深 170 米，阔 100 米多点，约合 20 亩出头。本文之所以起这么个标题，有鉴于“偃师六高”两度之称谓，系这个地方最辉煌的时期。

此地早先是座道观，名之曰“重阳观”，大约像开封及郑州郊县的重阳观那样，亦为纪念丘处机创建全真教而建。其创建年代不详，但从老君洞洞楣石刻匾额可知，曾于明代天启二年（1622 年）重修，很快就 400 年了，在伊滨区应该是现存较早的建筑了，系伊滨区厚重文化的一处实物佐证。沿道观中轴线，自北而南、依势而上，依次分布有舞楼，重阳观、玉皇殿、三皇殿，舞楼两侧各有跨院，二级台地两侧有三清殿、关帝殿、财神殿、老母殿，周围庙洞遍布，如敬奉老子的老君洞、敬奉孔子的至圣洞、敬奉真武大帝的祖师洞、敬奉孙思邈的药王洞等。后来因多数建筑损毁，当地人就以“老君洞”为俗称流传下来。重阳观有清末李村八景之一“手鸣金鸡叫”，站在道院中拍手，由于四壁震荡作用，会发出鸡鸣声来。还有传得更神奇的，舞楼戏台上唱戏，台下人再多，都显得空荡荡的，总也站不满。

庙堂里面建学堂，大抵是旧时传统。很早时候，重阳观里就有官办义学和私塾，具体情况无考。

民国七年（1918 年），洛阳县震区（指李村一带，当时洛阳县以八卦方位命名各区）区长鲁玉岱在重阳观后院创办洛阳县震区立高初两等小学，设单级单班 7 个班；教材采用民国统编实用教材，开设国语、算术、体育、唱歌、图画等。此系李村地区第一所正规小学。

民国十年（1921 年），根据县政府指示，时任校长阎玉恒将该校学制“四·三”七年制改为“四·二”六年制。

民国十五年（1926 年），军阀混战，地主武装韩荣福兵败溃逃，盘据该校、招兵买马，赶走师生，损毁多座殿宇，学校被迫停办。从此重阳观作为办学之地，一度荒废。

民国廿七年（1938 年），洛阳县立第一小学由洛阳敬事街迁入重阳观。国民党第十行政督察区（洛阳）专员兼洛阳县保安司令李杏村亦从洛阳搬入西北角跨院居住，后来在镇上十字街又另行安家。

民国卅一年（1942 年）6 月，洛阳县立第一小学迁回洛阳北关驾鸡沟。

民国廿九年（1940 年），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拟将河北四存中学迁入重阳观，派人整修院落，再建校舍。隔年（1942 年）正式迁入。所谓“四存”，乃是以颜元学说中的“四存”（存性、存人、存学、存治）而命名，它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师生携带武器的比例相当高，就高年级而言，已俨然成为一所半军事性的学校。其教学理念先进，教学内容新颖，吸引了当地众多学子，对求学者一概择优录取，学生规模一度达到 500 多人。该校虽然在李村开办时间不长，但在伊河以南影响很大，带动和提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，毕业生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，也有少数学生跟随张荫梧（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称其为“磨擦专家”）与人民背道而驰，走上了相反道路。

民国卅三年（1944 年）5 月，洛阳沦陷前夕，四存中学迁往陕西宝鸡。李杏村携家人及所收藏的最大的一块秦平石经残石（现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，系该馆十三件“镇馆之宝”之一）亦逃离重阳观。重阳观作为办学之地，再度废弃。

早在民国十七年（1928 年），在重阳观西崖的高埠上，由洛阳县第五区（由震区改名而来）区长兼清乡大队队长徐培斋（号体育）主持，动员李村周边 20 保出资出力，创建洛阳县第五区小学，此后又先后易名洛阳县李村乡中心小学、洛阳县李村乡中心国民小学校等。

1950 年春，洛阳县设立第三中学，即以李村小学为校址，初设二级三班，缺三年级，缙氏、伊川都有学生来此求学。

1952 年，洛阳县第三中学迁入重阳观，以玉皇殿、关帝殿、三清殿等为教室，周围庙洞做师生宿舍（此后直至 1990 年代皆如此），在西崖北端修建了有名的“四十五级台阶”，以通上下。

1953 年，政府大举修建洛阳县三中，拆除李村寨外西北的魏国寺等庙宇，建起三座、共计 12 个教室的砖木结构教学楼。招生范围东至寇店、高崖，西至龙门，南至万安山，北至伊河南畔。

1954 年，洛阳县第三中学易名洛阳县第六中学。

1955 年，洛阳县第六中学始设高中班，此之谓“戴帽”高中。

1956 年洛阳县第六中学易名偃师县第六中学（1955 年李村划归偃师县）。

1959 年，偃师县第六中学易名偃师县第六高中，生源皆为高中生。

1969 年前后，偃师六高师生曾放假停课两年，回家参加农业生产闹革命，复课后易名偃师县李村五七高中，生源以李村公社为主，学制改为两年制。

1976 年，偃师县李村五七高中易名偃师县李村高中。

1982 年 8 月，偃师县李村高中复名偃师县第六高中，在校门内原舞楼位置建教学楼一栋。学制恢复三年制，生源为李村、诸葛、寇店（庞村尚未独立建乡）三乡。

1994 年，偃师县第六高中易名偃师市第六高中（当年元月偃师撤县设市）。

1999 年，偃师六高以社会筹资、辖区 4 个乡镇集资、市财政拨付的方式，在“二圣洞”（老君洞、至圣洞）前建起一座包括 18 个教室、可容千余名学生就读的教学楼，学校发展达到鼎盛。

2012 年，偃师市第六高中易名伊滨区第一高中。

2016 年，伊滨区第一高中并入新建的洛阳八中伊滨校区，校舍租借他用，“偃师六高”之名从此无存。

2018 年 11 月，因修建科技大道占用“六高”校园，所有校舍被拆毁，仅剩下“二圣洞”，目睹了这方圣地的沧桑之变。

追溯“六高”的身世，自民国七年（1918 年）至 2018 年，跌宕起伏，十余次易名，恰好 100 年。我们无法统计从这里走出去了多少人，他们分布在祖国天南海北，辐射到海外欧美各地，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“六高”的老师们说，经常看到或白发苍苍、或青丝满头的“六高”学子回到母校，寻找青春的记忆，或在老君洞前拍合照，或在老皂角树下留个影，以寄托对母校的感激和思念，抚慰心中那份难以抹去的感怀。

意》《弄真成假》；亦是在批判与揪斗的夹缝中翻译的《堂吉珂德》；或是将亲身体验融入创作中的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……

每一部作品风格不尽相同，或辛辣，或幽默，或讽刺，或平淡……

但无论哪部作品都是杨绛呕心力作，都倾注了杨绛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的情感。

她的笔清淡，她的文哀而不伤。她给人无限慰藉，给人以生命的希望。

最让人动容的或许就是《我们仨》了吧。每每读这一本书，似乎总能听到杨绛若有若无地低语：“……我们仨失散了，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……”

女儿钱瑗与丈夫钱钟书的相继离去，固然让杨绛悲痛不已，但幸得文学相伴，才得以寄托这深深的哀愁。

5、她走了，但灵魂不眠

书香门第出才女，人生磨难筑传奇。

杨绛，这个历经一百多年漫长而无情岁月的人，会让人忘掉时间的残酷，更会让人感叹在她身上老去的只是岁月，不老的是她优雅的魅力。

那么多年里，无论经历了什么，杨绛总一如既往地柔韧，独立在岁月的光影中，给人以力量，给人以温暖。岁月将她打磨成了一颗珍珠，光芒而不耀眼，内敛而温润。

“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我爱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艺术；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；火萎了，我也准备走了。”

杨绛尽完了她的责任，想要找她的钟书和阿圆去了。

现在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，定会再现“我们仨”的温暖。

而于我们世人而言，纵然杨绛已远去，但她的深情与优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静流淌，且生生不息。

4、执笔，只为一生所爱

如果说，钱钟书是杨绛一生的爱人，那么，文学又何尝不是杨绛一世的“恋人”呢？

杨绛一生创作无数，成绩更是斐然。

无论是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的喜剧《称心如